

客家的源流與文化研究

丘权政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

丘权政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丘权政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120-362-3

I. 客… II. 丘… III. 民族文化—文化史—研究—汉族, 客家 IV. 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4053 号

●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

著 者/丘权政

责任编辑/凌玮清

装帧设计/李志国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燕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375 字数/240 千

版 次/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

ISBN 7-80120-362-3/K·76

定价: 22.00 元

序（一）

黄石华

近年来，在海内外再次兴起的“客家热”中，又涌现出一大批颇有学术价值的客家学专著及其他书刊，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另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一大批刻苦坚忍、勤奋进取、务实求真、不为名利、潜心于客家学研究的确有造诣的中、青年专家、学者脱颖而出。他们在博览群书和深入田野作业、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考证客家源流的同时，还将客家的源流与文化、中原文化与客家文化的关系，以及客家文化在近代转型，客家文化的中国价值和世界价值，客家文化的前景展望等进行探讨。丘权政教授的这本题为《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专著，就是在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1992年，在郑赤琰博士、谢剑博士及香港崇正总会、香港中文大学、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的共同努力推动下，于是年9月24日至26日在香港举办了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气氛异常热烈。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金耀基教授等著名专家在会上致词；来自海内外的106位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就客家的源流、文化、经济、语言、民俗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及客家著名人物的历史功绩

等专题交流了各自的研究心得和成果，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客家学研究向前发展。自此后的7年来，在国际客家学会会长、香港岭南大学族群与海外华人经济研究部主任郑赤琰教授的倡导下，将客家、广府、闽海等民系及其周边的少数民族之源流、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从族群研究意义上讲，这种研究是极有创见的，因为通过这种研究，至少是中华民族的南半部的历史就可搞得更清楚，其影响是深远的。

早在1992年我就提出，并在此后多次强调：本人认为，“客家学”对客家民系的研究，应该运用科学方法和观点，系统地研究客家族群的历史源流、组织、现状和发展规律，推及社会、经济、语言文字、民俗、文化，以及族群心理、感情、意识的发生、演变，指出该族群发展的规律，并以科学方法预测其未来趋势。同时，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科学的角度，做全面的多方位的研究，探讨客家族群与整个汉民族及中华大传统的关系，分析客家人族群性于人类文化的意义，进而科学论证客家族群对中华民族及世界人类所做的贡献。本人更认为，“客家学”应该是以民族学理论为基础，并融汇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的科学，较民族学具有更多的个性特征、内容更丰富的科学。今天吾人为建立“客家学”，必须做整体的、有计划资料搜集。现借《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出版之机会，在《序言》中我再次强调这一观点和主张，冀盼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为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客家学这座大厦的建设添砖加瓦。

继《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专著于1997年出版后，如今，丘权政教授又推出新著《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诚可喜可贺。尤其是他在此书中，比前者更深入、细致地考证客家源流，再次强调：客家的母亲河是黄河，而不是别的江河。他以丰富的史料，较大的篇幅，论述了中原文化与客家文化的传承关系，指出此“传

承”不是简单、单向，而是发展的。在此书中，他首次提出客家文化在近代中国转型的论点。认为客家文化是迁移的、流动的文化，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向海内外迁移，亦是其文化广泛传播的过程。在此传播的过程中，客家文化不断更新，于肯定自己的同时，也让别人认识和肯定自己，从而体现了自身的中国价值和世界价值。据此他断言：客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应该说，丘权政教授的这些论点是正确的，且极有见地。

本人认为，民族历史文化与族群历史文化，关系民族与族群的生存和发展，至为重要。吾人读史，知华南在二千多年前是百越族的聚居地，后因客家先民赵佗南下开发、经营，统治数十年，百越族文化被中原文化同化，如今百越族已在地球上消失了。客家人若不重视自己的族群的历史和文化的弘扬，说不定百年、数百年或一、二千年后，客家民系亦将如百越族群同一命运，也会在地球上消失。丘权政教授关心客家族群的生存和发展，关心客家民系的历史和文化，在继《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专著出版后，又奋笔撰写《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一书，其用心良苦，至足可佩，是为序。

1999年9月6日

于香港昌文华苑寓所

（本文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董，中国农业大学名誉教授，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会长兼执行长，香港崇正总会会长兼理事长，香港创建学会会长，香港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会长）

序（二）

王赓武

我在马来西亚怡保市长大时，先父当客家人的家庭国语（即普通话）老师。我们在梅县人钟森先生家住了两年。当时乘这机会跟钟先生的矿工们学客家话，稍懂其风俗习惯，非常欣赏他们的爱乡求学精神和移民传统。

给我印象最新的有三：一是唱山歌，二是妇女不缠足，三是黄遵宪的海外经验。

后来读《人境庐诗草》，更感觉客家人成就特殊，诗人因有山歌的背景，又注意外国文学的用语，所以主张创新文体，争求“我手写吾口”的诗风。他说：“今之事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真可鼓励后人大胆尝试。

他因研究外国文明，认为客家妇女“无役不从，甚至务农业商，持家教子，一切与男子等。盖客人家法，世传如此。五部洲中，最为贤劳。”又采用耶稣教士所说而自傲：“西人束腰，华人缠足，惟州人无此弊，于世界女人，最完全无憾。”

他的求进思想，我是最佩服的。在外则关心华人生活，留下

名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逐客篇》、《番客篇》等。在内则要求改革腐败的制度，劝说民治：“自治其身，自治其乡”，“以民卫民，以民保民”，“由一乡推之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邦治，臻大同之盛轨。”他不赞成过分重视“物质之学”，尖锐地问：“苟使吾民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无公德，无团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物质之学虽精，亦奚以为哉？”

我幼时对客家人的印象，至今仍深刻。在丘权政教授的专著《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出版之时，藉此短序追忆客家人在近代中国内外的各种作用，而知客家人文化修炼数百年的精髓所在。

1999年9月1日

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本文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序（三）

郑赤琰

丘权政教授新著《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不是普通的一本书，是很有抱负，很有远见，很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力作。因为他在“客家学”的研究工作上，不怕万难，努力耕耘，正如客家人敢在穷荒绝巔中开辟一个他们独有的天地那样，值得，也令人敬佩。自1992年为促进“客家学”研究而召开第一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以来，历经四次大型的国际研讨会。尔后，全世界直接或间接参与“客家学”研讨的较著名的专家、学者，不下三千人，也有不少传世之作。但是，像丘教授这样持之有恒、埋头钻研“客家学”，且又能发动国内资深学者一道研究，不断有好的研究成果面世，可说无有第二人。作为国际客家学会的会长，我对丘教授此精神和学风至为敬佩，如果能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像他这样，“客家学”能摆上世界族群研究的前列，则指日可待。

在我的设想中，“客家学”要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应该不难，但远不能因此而自满。因为社会科学的任何一门学科，远未能被公认为十足的硬科学，没法与动植物学、化学、物理学、数学那样被公认为硬科学。一个动物族类，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得

出来的种种成果，甚至他们的生态，包括他们的地域行为，狩猎方法，都可以被视为科学的发现。例如得到诺贝尔科学奖的罗伦兹就是因为研究各类动物族群之间的礼化行为（Ritual behaviour），发现个体之间的所谓‘侵犯行为’，不但不是同类相残的行为，而是同类礼化过程的训练，达到和睦相处的目的。罗伦兹这个发现，被认为是达尔文以后有关动物行为的最大发现，也被认为是对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长存”的淘汰论说。我们研究族群行为的工作，没有理由不可以做到像罗伦兹与达尔文那样的科学成就，我想关键的问题不是族群学可以不可以成为一门科学，而是我们研究的人有没有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

客家族群经历的历史上诸多战乱、数度大迁移的生存考验，其中面对的种种求生历练，如何克服环境？如何与陌生族群相处？这是人类绝大的考验。既是体力的考验，也是智慧的考验，在全球人类历史中，多少战乱，多少接触，多少族群因此面临绝境而变得人丁凋零。多少科学家因此而得出结论，同意了达尔文的人种淘汰说。这个学说仍旧影响着西方的主流思想，认定族群间无法和平共处，也无法不接触，也无法不彼此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弱者一定被淘汰，或被击败而一蹶不振。可是印证客家族群的大迁移历史，却与这套结论完全相反。客家族群经历了数千年的大迁移历史，在海内外接触的族群还未曾作精确统计，但结果都能与人和睦相处，既能自重，也能宽以待人，怀抱着世界大同的思想。整个客家族群的生存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族群万千中，一部可贵的科学宝鉴。如果能好好加以整理，使“客家学”成为硬科学绝不成问题。

丘教授所做的工作，正是朝向这方面努力，他正在结合国内的各种科系的学者，从各方面去促进“客家学”的科学性研究。可见他不但掌握了“客家学”的研究方向，同时也知道如何去发掘科学的材料。以中国之大，人材之盛，相信经丘教授及各专家、学

者的共同努力，客家族群的研究，定会有更大的进展，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客家学也一定会成为全球学术界公认的硬科学。

1999年9月10日

于香港岭南大学

（本文作者现任香港岭南大学族群与海外华人经济研究部主任、教授、香港崇正总会会长，国际客家学会会长，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副执行长，香港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会长。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主任。系新加坡南洋大学学士、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硕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

目 录

序（一）	黄石华 [1]
序（二）	王赓武 [4]
序（三）	郑赤琰 [6]
一、 导言	[1]
二、 黄河，客家的母亲河	[18]
三、 中原文化与客家文化	[140]
四、 客家文化在近代中国转型	[229]
五、 客家文化的中国价值和世界价值	[264]
后 记	[286]

一、导 言

客家是汉族中一个重要的民系。据英国 BBC 国家电视台估计,分布于全球的客家人约有一亿二千万;^[1]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客家人亦占大多数,约有五百万。^[2]故原国际劳工局人力经济处长、联合国之经济组织经济专员黄开禄教授称:“凡有日光之处,皆可遇客家人。”他还说:“我颇相信尚未有正确统计的一件事实:在中国大陆梅州五属目前人口(假定其全属客家话系统的客家人),恐少于在海外(包括台湾)的客家人。”^[3]黄开禄教授之说不无道理。就以黄提及的台湾的客家人为例,据台湾有关户籍调查资料统计,仅广东梅州市所属的蕉岭籍台胞就有四十万人,超过今纯客家人聚居地的蕉岭全县二十万人的一倍。^[4]在现今香港总人口中,客家人亦竟占三分之一强,逾二百万之众。^[5]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占海外华侨绝大多数的客属同胞,在支持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海峡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中,起着愈益重大的作用,因而引起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在学术界再次兴起“客家热”,“客家学”也由是进一步趋于完善。

“客家学”(Hakkaology)一词,系三十年代罗香林教授考证客家源流时提出的。然而,因受其时客家民系的研究状况实际水

平的局限，罗教授实际上仅仅提出了这一学科的名词，而对这一学科的架构及总体设想，则基本上尚未涉及。^[6]

今天，伴随海内外对客家民系研究的不断深入，及越来越多的富有见地的优秀成果问世，客家学的创建及完善已成为可能。此外，为了规范研究汉族中这一重要的民系，还有是这一学科涉及面甚广，中国的古代史、近现代史及民族史、文化史、教育史、民俗史、华侨史、建筑史等均与其有关，因之建立和完善具有独立的学科研究对象和范畴的客家学，是十分必要的。

何谓客家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董，中国农业大学名誉教授，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会长兼执行长，香港崇正总会会长兼理事长黄石华先生的解释是：客家学，就是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科。黄石华教授认为：“客家学对客家民系研究，应该运用科学方法和观点，系统地研究客家族群的历史源流、组织、现状和发展规律，推及社会、经济、语言文字、民俗、文化，以及族群心理、感情、意识的发生、演变，指出该族群发展的规律，并以科学方法预测其未来趋势。同时，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科学的角度，做全面的、多方位的研究，探讨客家族群与整个汉族及华夏传统的关系，分析客家人族群性于人类文化的意义，进而以科学论证客家族群对中华民族与世界人类所做的贡献。”黄石华教授强调：“本人更认为，客家学应该是以民族学理论为基础，并融汇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的科学，较民族学具有更多的个性特征，内容更丰富的科学。”他主张：“今天吾人为建立客家学，必须做整体的、有计划资料搜集。”他说：“这是客家学的基本工程。”^[7]

应该说，黄石华教授对客家学的界定是正确的，对这门新兴学科的架构也是完整的。上引黄石华教授对客家学的阐述，泰国《星暹日报》、《中华日报》及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等均在1996

年10月22日以大篇幅刊登，香港著名史学家王赓武、金耀基教授等亦深表赞同。^[8]

按照上述黄石华教授对客家学的内涵及外延的界定，不难发现，它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具有自己独特研究的对象和范畴，而这一研究的对象和范畴，又是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不能包容的。例如，就客家源流而言，它是汉族的民系之一。对它的研究，似乎可纳入民族学研究的范畴，但是，“民族学，是以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人们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主要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研究各民族的现状及其历史发展规律”，^[9]“研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成分、起源、分布和关系，以及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社会状况和文化特点等。”^[10]按传统的学术研究范畴，多年来，中国的民族学的研究重点和范畴，主要在研究少数民族或是未开化的民族。而客家是汉族中一个重要的且是优秀的民系，它不是少数民族，更不是未开化的民族。显然，按传统的学术研究范畴来说，将客家民系研究完全纳入民族学的研究范畴是不合适的。此外，若“以文化人类学来涵盖客家民系的研究，也是不很妥帖的”。^[11]因为文化人类学（亦称社会人类学）尽管是在民族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称谓，^[12]旨在考证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描述各种文化的类型和特征，比较各类文化间的异同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分析文化的传播及相互渗透。由此可以看出，它与客家学的研究重点和范畴是大相径庭的。

中国人口迁移史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而客家先民及其后裔的迁徙，又是中国人口迁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应深入研究的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客家民谣唱道：“客家先民，你从何方来？客家人，你又往何处去？”考客家民系的母亲——汉族的初基，最早实在古黄河道上游两岸，后才渐进于人们所称的中原即古黄河道中、下游地区。^[13]为避战乱

或灾荒，或为统治者的强制迁移，^[14]客家先民历尽艰辛，筚路蓝缕，迁徙——侨居——再迁徙——再侨居，自中原而最终定居闽、粤、赣边山区，于明清时期在这里形成了自己的民系——客家民系。此后，客家人为求生存和发展，又有许多人播迁海内外。客家人“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与顽强的生命力，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广大的社会区域，从而成为汉民族的一支人口众多、分布甚广、英才辈出的特殊民系。这样的民系在世界上是不多的”。^[15]今天，在汉族的众多民系中，像客家民系依旧具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文化传统、强固的民系自我认同意识及相应的文化心理机制，是极为罕见的。这一研究对象的稳定性及独特性，为使客家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供了基本条件。在现今汉族的众多民系中，有不少是除了在方言具有其独特性外，已不再具有其他文化心理机制上的差异，更不再具有其独特的民系认同意识。这是客家民系与它们的不同之处。由于客家民系具有文化类型学意义上的典型性和独立性，因之将对客家民系研究的学科称为客家学是有科学依据的。显然，因上述原因，把对其他民系研究的学问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不恰当的，也是不能成立的。

客家学的创建和日趋完善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翻开中国的古代、近现代及文化、教育、民俗、民族、经济、建筑、华侨等史册，不难发现，凡此均与客家先民及其后裔有关。中国的古代史、近现代史及文化史、教育史、民俗史、民族史、经济史、建筑史、华侨史等，原本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而客家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旦凸现，许多被人忽视或不为后人所理解的背景、情节，可因此而受到注意并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早在六千多年前，客家先民就聚居在古黄河道中、下游地区——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一带。他们为华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开拓、奠基、发展曾做出巨大贡献。据史料记载，迄西晋，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犹在中原。^[16]古史称，秦人据关中之

地——渭水流域，以成富强之业。其时，中国最富庶之区域，厥唯关中。秦汉之际，引泾、渭之水，作郑、白二渠，溉田四五万顷。故太史公司马迁有言：“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十居其六。”^[17]再以历史人物为例，西晋时尝有“豫州人士常半天下”之语。豫州，即今河南。据丁文江统计，东汉时，河南全省的历史人物，占其时全国的历史人物总数百分之三十七，而江浙二省的合计仅百分之六。^[18]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后经西晋末永嘉之乱、唐中叶安史之乱及北宋末靖康之难等丧乱，以客家先民为主的中原人民一批批大量南迁，使中国的人口、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仅此就可看出：客家先民南迁对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叶楚伦先生有言：“可以说，整部中国近代史是客家人写的。”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专家、日本学者山口县造也在其撰写的《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客家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系）”，“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客家精神是中国革命的精神”。这些说法，虽不够全面，甚至有偏颇之处，但基本上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真实情况。

近现代中国发生的历次革命，基本上都与客家人有关。客家人往往是影响近现代中国进程的革命的发起者与决策人，如太平天国革命中的洪秀全、杨秀清、洪仁玕、萧朝贵、韦昌辉等；辛亥革命中的孙中山、廖仲恺等；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朱德、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等。他们仅仅是千百万客家人中的杰出代表，充分体现了客家人在近现代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与巨大贡献。

客家人与太平天国革命关系密切是众所周知的。客家人在太平天国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有史可稽的。诚如王庆成教授所指出：太平天国宗教的发起者是四位客家人：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李敬芳。太平天国的密谋者和领袖是：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也